

新年漫忆

王建成

小时候，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过新年。那情景，几十年后的今天仍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那时，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每年过年都很热闹。每年大年三十晚，我一家人会围着炉火，吃着母亲包好的水饺，嗑着葵花籽，嚼着花生米，边吃边说边笑。一家人欢欢乐乐，和和睦睦，真是很惬意。父母照例要说今年如何如何，描绘一番来年的美好生活图景。幼小的我们可不管这些，我和姐姐弟弟总是你撩我弄，嘻嘻哈哈，搞得大人生烦。但别担心，过年大人不能打骂孩子可是这里的风俗。上半夜大家一点睡意也没有，到半夜子时，听窗外一阵鞭炮“噼哩啪啦”响起时候，一声“送旧迎新喽！”这时我们会到院子里燃放自家的鞭炮。好热闹，一时间到处鞭炮轰鸣，此起彼伏，火星闪闪，全院20多户要放半个小时还不会停歇下来。下半夜我们闹够了，都靠在炉边床沿上打盹，也要像大人一样守夜，母亲叫我们去睡谁也不肯。后来眼皮渐渐沉重下来，偶尔被骤起的鞭声惊醒，马上会抬起头揉揉眼“天亮了？”“还早了，孩子，睡吧！”母亲轻呢的声音总是响在耳际。看窗外确是黑朦朦的，才又睡下去，这样不知要闹多少回。

天一放亮，当然也是鞭炮声把我们叫醒，顾不得母亲招呼我们吃完早饭就冲出去。街口的老樟树下准会聚起许多与我们差不多大的男孩女孩。大家都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脸上都洋溢着过新年的兴奋。当时大家都很穷，人们温饱尚且不能，一般人家几年才做一件新衣服，但是过新年大人都不忘给孩子换上一件干净整齐的衣服。特别是女孩子，母亲们总是让她们穿得红红绿绿，在发辫上扎上几朵小花当装饰品。于是大家一起唱啊、笑啊、跑啊、跳啊，做“官兵抓强盗”“猪八戒背媳妇”等游戏。有的表演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邻居小建哥，嘴巴生得特别翘，戴顶有护耳的棉帽子，走路又挺着肚子，一步一步地趴着小姑娘进老樟树洞房。特别像猪八戒，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有时一两个调皮鬼偷偷地在旁放一枚鞭炮，吓得女孩子们直尖叫，他们倒高兴地手舞足蹈。到了中午，大家分头跑回去拿自己家过年的东西，多多少少，然后堆在一起，大家边尝边说昨晚有趣的事情，热热闹闹，使大家幼小的心灵上平添了几分节日的快乐。

是啊，那时童年尚且不能体味世事艰辛的我们，倒真是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心纯如镜，全没有今天成年这么多的牵挂和烦恼。一年一次的过新年对生活在贫苦中的孩子们毕竟是有那么大的诱惑力，那么强烈的企盼、留恋和追忆……

看今天我那昔日的邻人们早已脱贫，大人们的脸上扫去了穷愁，日日堆有生活富足的笑容。当年我们一起过年的孩子和我一样都成了老年人，童年过年的情景虽然历历在目，但已永远成了往事。童年过新年的欢乐再也不属于我，我只能从新年的痕迹中寻找童年过新年的影子，追寻那已往的岁月。那虽然有苦却也充满人生和家庭欢欣的新年，那充满父爱母爱和家庭温馨的童年，让我永远的依恋和怀念。再看现在的孩子们日日过上比过去更好的生活，穿上时髦的流行童装，吃上高级点心，玩上了高档的玩具。他们的今天比我们的昨天何止强几倍、十倍……这多令人羡慕、高兴、自豪和骄傲啊！

新年，是童年的一个梦，永远做不完；是童年一个故事，永远讲不完。但我认为，新年应当要有新的生活，今年要比去年好，明年要比今年好，一代要比一代过得好，过得有新意。这应是新年全部真正的内涵吧！

我们这个村庄，大约六七十户人家，彼此相处和睦。有一位姓阮的，他见过大世面，而且有文化，在村小做民办教师。他演过戏，舞过狮子，学过理发，更有一副好心肠，人们背地里称他“大先生”，他也是我的老师。每到过年的时候，他家里总会挤满了人，来请他写春联。他毫不推辞，一个个来。有人等得不耐烦了，他会说几句笑话，笑过之后，继续写春联。从大门联、厨房门联、房门联、庭院门联，甚至猪圈联等，他都想得好仔细，连横批都漏不了。

见我来写春联，大先生笑着对我说：“帮我做做小工，裁一裁红纸，怎样？”我笑着点点头。于是在他的指点下，按他的要求剪裁红纸，让他写春联。

到他家写春联的人真多，他又笑着对我说：“你反正没有什么事情，明天给你写，怎样？”我点头。“但你下午还要来帮我，怎样？”我又点头，不语。

下午，我早早地来了。大先生家里已有几位乡邻坐着，等他写春联。我立马开工，裁红纸。一位姓金的老叔，春节后儿子娶媳妇，请大先生写对联。大先生笑了，说：“香烟不到，对联拿不到。”金老叔只好散香烟。大先生问明了金老叔即将进门的媳妇

小时候过年，淮安乡村里最热闹的算是“玩麒麟”了。

那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农村文化生活枯燥，春节期间也就是放一两场露天电影，“玩麒麟”这种传统的娱乐项目很是红火，村里每逢“玩麒麟”时，后面总是尾随着一大群的“粉丝”。他们跟随着“玩麒麟”的队伍，伴随着咚咚锵锵的锣鼓声、红红火火的麒麟唱，走过一户又一户，走过一村又一村。

乡村“玩麒麟”一般由五至七人组成一个班子，成员大都是中年汉子，他们在农村往往能说会道、交际较广、且喜爱文艺表演。队伍里须有领队一人，人称“打门探子”，负责在队伍前面“打前站”，“玩麒麟”在前一家表演时，他要提前到下一家打招呼，顺便观察下一家的基本情况，是瓦房还是草房，圈里养猪还是养羊，是经商做生意还是凭手艺吃饭，家里正在办喜事还是上一年有亲人去世没贴大红对联的，他都要心中有数，到这家表演前要将情况告诉敲锣打鼓唱麒麟唱的伙伴，担任“打门探子”的人在当地里必须人缘好、资格老、有威信，最好长相还要有喜气，要会说一连串的客套话。其他几个也是队伍中的主角，他们在观众面前要不怕羞、放得开，要会说会唱会敲锣鼓，具体分工是一人背着“麒麟”，一人打鼓、一人打锣、一人打镲子，要是队伍为七人，那还得加上其它的民间乐器。

随着岁月的流逝，故乡愈发陌生，乡愁却愈发迫切。也许不是蛙鸣羊咩、炊烟袅袅、菜花芬芳；也许门前的小河早已干涸甚至消失，村口的老树让位于高速公路，鸟鸣不再稠密……然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汉乐府民歌《悲歌》）。我的眼前经常会浮现故乡的一草一木，只是，对故乡的思念，在不知不觉中已演绎成一种期盼和祝福。这就是董桥所说的“文化的乡愁”吧。乡野，能够播撒现代农业祈愿与愿景；故乡，蓬勃的乡愁无时无刻不在滋润我的心田。于我和故乡而言，乡愁一轮轮拔节，改变了故乡，滋润着我的故乡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了高考，考取了对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南京航校。报到的那一天，我的一腔“端正”的偏僻圩乡方言让我遭遇了尴尬和麻烦。殊不知，在江南偏僻圩乡即便相邻两个村庄方言都不尽相同。开学初期，由于晦涩难懂的方言，我与同学沟通时往往还要辅助以手势与眼神，课堂回答老师提问时，经常引来哄堂大笑。我暗下决心：学好普通话！我把汉语拼音图表挂在床头，把新华字典压在枕下、放在课桌上。每天早上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晚上则收听新闻联播节目，目

乡愁拔节话故乡

孙凤山

的是学习普通话。一个学期下来，我一口不算太流利的普通话居然被表扬了。

寒假回到堪称圩乡旮旯的老家孙庄村，我一嘴的普通话引起了乡亲们和亲戚、同学的注意：大多数人赞叹不已，表示必须走出偏僻圩乡旮旯才能有出息；有些人则表示理解，说只有讲普通话才能走遍天下；少数思想封闭的人则看不惯，说才过去半年就变“洋货”了，忘本了，回家还卖弄。无独有偶，村上另一个大学的回家也说普通话，我的腰板硬了许多。此间，村上几位大叔还找上门来，说乡音方言难懂，走不出去，央求我指导他们上中学的孩子说普通话，以备将来走出去像个样。此时，我说普通话的底气也足了许多！乡愁的底蕴，从保守、封闭里提取了创新、开放，这是乡愁第一轮拔节！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每当回老家祭祀，发现有新的“三多”：一是三层楼房多，使用手机的多，讲普通话的多。那些讲普通话的，基本上都是外出打工返乡的年轻人。他们返乡后还带动了家里人，尤其是其他年轻人都能讲上几句。我曾好奇地问过他们怎么讲起普通话。他们说，在外闯荡不讲普通话不好使，否则不好交流，事倍功半。他们坦言，讲普通话不是被“逼”出来的，就是自然而然“磨”出来的……乡愁不仅融入了观念的更新，更融入了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元素，人们成了“大地上的异乡者”。在比较中，我们祈盼拥有醇正的文化、淳朴的人情和温馨的生活，正变成现实。也许，从迷惘中寻觅心灵的归宿，从品味乡愁感悟脚步迈进“两个一百年”！我的民族自豪和故乡情感油然而生……



资的一个新项目。74岁的广元大叔，居然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与我寒暄，我甚为吃惊！大叔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近几年，科技下乡，大学生村官进村，村上引进了好几家企业，致富带头人愈来愈多，在开拓市场和业务往来中，村上很多老年人都跟着讲起普通话了！言语里，大叔透露出几分得意，就连布满皱纹的脸上，分明写满了自信，那种从未有过自信！乡愁里不仅融入现代农业的崛起，更融入了新世纪文化元素的闪耀。这是乡愁第四轮拔节！

其实，江南偏僻圩乡讲起普通话的变迁，乡愁的四轮拔节，不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家乡乃至祖国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么？

乡愁在比较中积淀。在城市，我情不自禁地把钢筋混凝土与乡野比较；那天地的高远、那花草树木的清新、那无拘无束的宁静与闲适……乡愁成了扔不掉的行囊。乡愁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感正融入高科技含量和文化元素，人们成了“大地上的异乡者”。在比较中，我们祈盼拥有醇正的文化、淳朴的人情和温馨的生活，正变成现实。也许，从迷惘中寻觅心灵的归宿，从品味乡愁感悟脚步迈进“两个一百年”！我的民族自豪和故乡情感油然而生……



鼠年红火 张为行画



姓“连”之后，沉思了片刻，笑眯眯地说：“老金啊，我这副对联包你大发。到时候多给我几袋喜糖吃。”

金老叔说，那是一定的。

大先生将狼毫毛笔饱蘸了墨水，便开始斗腕写起来。上联是“莲花两朵绽芬芳”；下联是“金枪一杆挑春晖”，横批是“幸福无边”。围着的人中有识字的，不住地笑；我不是不懂，也附和着笑。金老叔不识字，但笑得很幸福。是呀，儿子结婚，是多大的幸福啊！

就这样，在读小学的几年里，每到春节之前，我都会到大先生家看他写对联，请他

“大先生”写春联

纪效成

写对联。当然，我也顺便帮帮忙。

外出读初中的第一年，放寒假去看望大先生，我才知道，大先生被辞退了，不过他没有怨言，回家开起了理发铺，生意还不错。他对我说，要认真读书，将来有一个铁饭碗。我点点头。我抬头看他的铺子，门上贴好了一副春联：“手上功夫好，顶上技艺高”，横批是“喜迎八方客”。他看看我，微笑着对我说：“快过年了，你还来帮忙写对联。”

我点点头。

不过，这一次帮忙，还真让我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他常常让我写几副对联来让他写。他说，以前的春联跟不上时代了，要更新了。说我年纪轻，脑子活，应该有一些对联的知识。

我很惭愧，之前对对联了解不多。但我暗暗下决心，明年再来时，一定要让他佩服我！

读初三的那一年春节，我便在他的指导下尝试给别人写春联了，尽管毛笔字还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一首《元日》写尽了新年的喜庆，脆脆的爆竹燃起，红红的桃符贴上，一个崭新的年便款款地向我们走来。

挂桃符，写春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新年之际，贴上红红的春联，写上吉祥祝福喜庆的文字，寄托着人们最朴素的感情、最纯洁的思想、最美好的愿望，火红的春联总能把平凡的日子点亮。

父亲是一名教师，小时候，我老家整个村庄写春联的光荣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身上。过了小年，搞过卫生，村里人都买来红纸和墨汁，来到我家，请父亲写春联。不论是谁，父亲都乐呵呵地接受。然后裁纸、润笔、想词，最后凝神静气，洋洋洒洒地写起来。那个过程中，我总是帮他把写好的春联拿开，摊放在其它地方，等待墨汁干。

从我上初中一年级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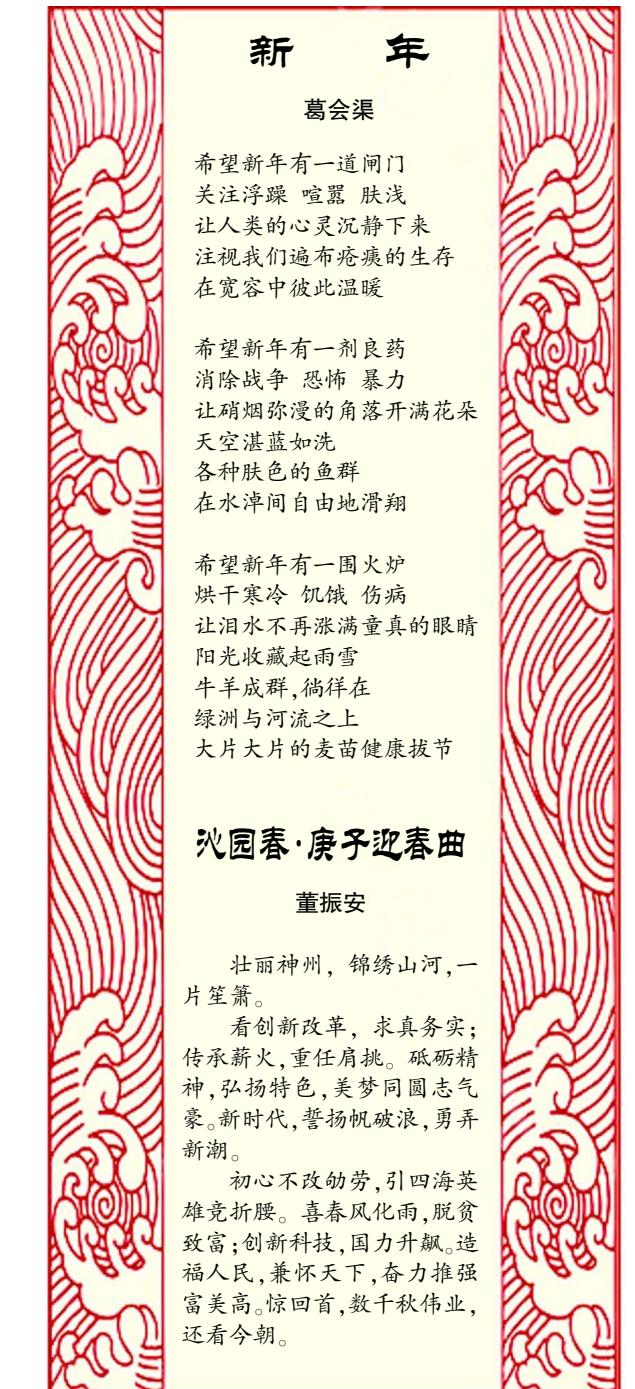
父亲就把写春联的差事交给了我。那时，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父亲把纸裁好后，我提起笔，蘸上墨，就开始写。村里人都夸我能干，耳边尽是溢美之词，听得我轻飘飘的很受用，手冻红了也浑然不知。那时最头疼的是我想不出对联的内容。

父亲就在旁边说一句我写一句。后来父亲干脆让我写古诗。可那时我背的古诗也是有限的，把我知道的都写了一遍。记得有一年，我把才学的崔颢的《黄鹤楼》一诗后四句都写上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这一对还可以，可是下一对我还没有写完，父亲就叫停了。原来下对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父亲说，大新年的谁还愁啊？可是我已经写了一半，父亲想了想，就叫我把最后一个“愁”字改为“休”，并解释说，在烟波浩渺的江上休息休息。那一副春联最后贴在我自己的家中，拜年时，我的一个表哥看了后笑了我好几年。无论如何，写春联的那几天，是我最快乐最自豪的日子。

上高中后，我就再也不愿写春联了，一来发现自己的字实在对不起观众，二来是那时有了印刷好的春联，买回后，除夕之夜直接贴上就行了，省心省事。

可是，人总是喜欢怀旧的。虽然印刷好的春联的确让人省去了不少事，可是，我总是感觉到少了一点过节的气氛。心中总在想着从前的快乐。于是从前年开始，我又重拾毛笔，开始自写春联。

写副春联迎新年，秉承一种传统，营造一种氛围，抒发一种心情，才能真正理解春联春节的意义。



淮安麒麟唱

董青春



在“玩麒麟”的队伍中，最显眼的是走在队伍前面背着“麒麟”的人，“麒麟”做得怎么样，代表着这支“玩麒麟”队伍的实力和水平，麒麟做得越大、越逼真、越精致，人气就越旺，围观的人就越多。民间制作麒麟的高手并不多，有时十里八乡也就只有一两个民间艺人掌握着这门技艺，麒麟是用竹蔑和铁丝扎成的骨架，然后用浆糊糊上各种色彩的腊纸，再在头部用彩笔勾画出眼睛和鼻子，栩栩如生的麒麟就做成了，麒麟的头与身段用一段长长的弹簧连接着，随着背麒麟的人走路的脚步，麒麟的头也上下不停地晃动着，仿佛在向乡亲们拜年。

乡村“玩麒麟”一般由五至七人组成一个班子，成员大都是中年汉子，他们在农村往往能说会道、交际较广、且喜爱文艺表演。队伍里须有领队一人，人称“打门探子”，负责在队伍前面“打前站”，“玩麒麟”在前一家表演时，他要提前到下一家打招呼，顺便观察下一家的基本情况，是瓦房还是草房，圈里养猪还是养羊，是经商做生意还是凭手艺吃饭，家里正在办喜事还是上一年有亲人去世没贴大红对联的，他都要心中有数，到这家表演前要将情况告诉敲锣打鼓唱麒麟唱的伙伴，担任“打门探子”的人在当地里必须人缘好、资格老、有威信，最好长相还要有喜气，要会说一连串的客套话。其他几个也是队伍中的主角，他们在观众面前要不怕羞、放得开，要会说会唱会敲锣鼓，具体分工是一人背着“麒麟”，一人打鼓、一人打锣、一人打镲子，要是队伍为七人，那还得加上其它的民间乐器。

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乡村里噼哩叭叭的爆竹声连绵不断，到处弥漫着燃放烟花的火药味，“玩麒麟”的锣鼓响起来了，锣鼓声由远及近，聚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到农户门前了，先由“打门探子”的人在前面打前站，对着主人弯腰作揖说着拜年的吉利话，如恭喜发财、新年大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四季平安、生意兴隆、日进斗金等，主人往往也迎上来说着恭贺新年、同发之类的话，拿出香烟和瓜子散发给大家，然后客气地从衣袋里掏出块儿八角的喜钱送给对方，“打门探子”的人也不问多少，收钱致谢后再赶往下一家。

麒麟唱词很有意思，传统的唱词已无

法考证流传了多少代，如“锣鼓打得闹哄哄，门头贴的姜太公，百无禁忌几个字，弯弯曲曲几条龙”、“锣鼓打得闹哄哄，禹王治水伏老龙，三过家门不进去，风调雨顺立大功”；这样的词随便在那儿都可以唱；要是看到哪家猪圈建得好，一看就知道每年养猪又多又好的，则唱着“麒麟头上五色黄，门口放着泔水缸，猪吃泔水长八担，人吃猪肉福寿长”；要是遇到孩子满月或过生日的，则唱着“年年喜来喜连连，门上贴的封门钱，朝里飘飘生贵子，朝外飘飘中状元”；要是遇到有哪家儿子结婚办喜事的，则唱着“锣鼓打得响当当，公子正月娶新娘，郎才女貌正般配，早生贵子上学堂”；要是遇到哪位老人过寿的，则唱道：“锣鼓一打哐哐响，祝福前辈寿无疆，身体壮如不老松，福如东海长流滴”。那些麒麟唱词大多内容吉祥、通俗顺口，容易记忆，唱出了对农家生活美好的祝愿和祝福。

随着城乡生活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春节“玩麒麟”如今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了。但人们不会忘记，在物质文化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里，乡村“麒麟唱”，这种通俗、简朴、热闹的文化娱乐形式，曾给乡亲们带来了喜庆吉祥，带来了欢声笑语……



张宁刻